

# 书香伴雨

□王筱庆

盼了两日的雨，终于落了下来。湿润的气息漫入窗棂，雨滴敲打窗台的声音，像是大自然谱写的韵律。我倚在窗边，翻开那本早已被我摩挲得卷了边的《红楼梦》，在这独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里，与书中的悲欢离合悄然相遇。

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一梦，道尽人间百态、世事沧桑。宝黛共读《西厢记》的墨痕洇在第八十回，我总是不忍翻到这儿。曹公搁笔处，藕官焚纸的烟灰还在空中打着旋——那些未竟的谶语，倒比完整的结局更接近命运本相。或许有些故事，停留在最美的章节，反而更令人回味。

都说，读红楼，可见自己，也可见众生，那我又见到了什么呢？轻轻合上书本，低头思索，浅

笑……

思绪飘回到那日，与好友漫步滨湖河畔。远远望见一群老翁垂钓，渔钩抛出，银色的渔线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，落入水中，漾开层层涟漪。其中一位老翁手法娴熟，脸上总挂着和蔼的笑，我们便上前讨教。江苏口音的絮语混着芦苇沙沙：“打窝要像绣花，急不得哩。”他还说，自己不过是借此消磨时光，钓上来的小鱼，都会放生回湖里。

我好奇地问他为何钟情钓鱼，他望着水面，缓缓道：“我老家在江苏，那是鱼米之乡。或许是思乡情切，机缘巧合下学会了钓鱼，这一钓，就是几十年。”他顿了顿，又笑道：“钓鱼啊，也是会上瘾的。”我兴致勃勃地说想学，他却摆了摆手：“你们年轻

人，还是把心思放在工作学习上吧。”我追问缘由，他却只是摇头，不再言语。

一阵微风拂过，湖面泛起细碎的波纹，老翁的钓竿轻轻摇晃。风停后，水面重归平静，连最细微的涟漪都清晰可见。浮漂忽上忽下，老翁眼疾手快，一条小鱼便被钓了上来。告别时，我仍对老翁那句劝告耿耿于怀。

返程路上，我向好友询问其中深意。她思索片刻：“他大概是怕我们沉迷其中。钓上一条，便想再钓一条，一旦陷进去，就难以自拔。”

这时，我想起枕翠庵的梅花雪，想起姜子牙直钩垂钓的传说。当老叟解开鱼唇的倒刺，是否也在解开某种执念？《好了歌》里的荒冢与陋室，此刻化作他竹篓里明灭的波光——原来戒欲未必是

枯坐蒲团，亦可如游鱼摆尾，在舍与得之间划出圆满的弧。

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细细想来，《红楼梦》里藏着无尽的智慧；儒家教会我深情，道家赠予我灵性，佛家传递悲悯，而曹雪芹以笔墨写尽因果。忽觉那钓叟则用三言两语，点破了欲望的本质，他眼角的皱纹，竟与曹公笔下“白骨如山忘姓氏”的笔触同出一脉。原来，这尘世中的真假相伴、悲喜相生、兴衰轮回、名利虚幻、情爱无常，都如同镜花水月。
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苏东坡的词句浮在雨帘之上，正倒映着整个颠倒的红尘。今夜，我终于能伴着这温柔的雨声，枕着满室安宁，安然入眠。

## 读书二三事

□隋恒武

远。直到高二那年，一本充满力量的书，彻底改变了我的精神世界……

高二分科后，有一天上晚自习，我的同学、舍友刘中杰叫我和他一起去教室，我们边走边聊，我看他手中拿了一本书，我问他是什么书，他把书递给我看，原来是尼古拉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书中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刘中杰兴奋地向我推荐：“这本书我刚读完，太震撼了！等我做些笔记，过两天就借你，不过这是向杨欲晓借的，千万保密！”

几天后，我终于拿到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合上书时，保尔在革命烽火中浴血奋战，在病榻上以笔为剑坚持创作的身影，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伟大。这本书后来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让我克服了生活中许多困难，从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，变得坚强起来。

高三最后一个学期，高考进入倒计时，我们这批八八届的高中生进入异常忙碌的复习阶段。

为了让我们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全身心投入复习，学校管宿舍的戴老师特意把我们几个学习尖子安排在一个宿舍里，这间宿舍是和几位高中老师的宿舍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去教室、回宿舍都要经过他们的宿舍。一天中午我们从教室回来，路过张老师的宿舍时，播音员李野默醇厚的声音透过敞开的门传了出来。他播讲的小说是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没太在意，从食堂打完饭，回到宿舍坐下吃饭，又听见张老师的收音机传来播讲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边吃饭边津津有味地听着，听着听着便听出味道来。

## 书香沁我心

□张立荣

不要打击孩子读书的热情，随后提起猪食桶或挑起扁担，和我一起去补救。

记得有一天，拆洗完被褥，等它们在晾衣绳上接受阳光的照耀，我又徜徉于书海不能自拔。阳光渐渐西斜，我猛然抬头，想起被褥还没有缝，一家人今晚要盖着棉絮睡觉，心里一阵紧张，赶快冲进卧室，却看到父亲正坐在炕沿上缝被子，粗壮的手指上戴着顶针，指头上渗出的鲜血，染红了包扎的布条。父亲用无声的行动维护着女儿读书的兴趣，我的心泛起层层涟漪，泪雾迷蒙了双眼。

姐姐也喜欢看书，从同学朋友处借来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啄木鸟》等杂志，还有《望厦崖》《红岩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长篇小说。每天忙完活计，躺在被窝里看书。我趴在姐姐身边，与她同看，我一目十行地走马观花，她却一页一页地“细嚼慢咽”。我默默忍受她的慢读，不敢催促，怕她拒绝我。有时夜深人静，我俩在灯下还痴迷于书中的情节，被母亲发现，关了灯，督促我俩赶快睡觉。我俩躺在被子里，书中没揭开的悬念，扰乱了心绪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，于是打开手机筒，躲在被窝里偷看。

我俩不仅一起看书，还一起听中央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，中午的播出常常因不能按时回家而错过，每晚12点半，我俩必定守候。听巴金的《家》，为梅表姐凄惨的命运唏嘘不已，也为瑞珣悲惨的结局而痛心疾首；听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痛恨入侵者的残暴无耻，敬佩革命者的机智勇敢和大义凛然。我俩也就书中的某个情节或人物发生争论，我独特的见解常常令姐姐折服，她不再视我为小跟班，而把我看作她的书友。

长大成人后，在乡村学校任教，每领到工资，回到县城，下了班车，就直奔新华书店，捧回心仪已久的书籍。工作之余，同龄的年轻人大多去串门聊天，或是聚在一起打扑克，而我被书牵引着躲进宿舍，静静地研读。《读者》《意林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

## 文字在时光

## 曲谱上漫弹

□裴春晖

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从我的朋友圈中看到了我在《大文坊》微旬刊上发表的文章，惊喜地问：“老师你发表文章了？你在写作呀！我打算今年多读些书，不读书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恰好遇到了你。”听了这话，我心中如春风拂过。工作之外，我们的谈话内容大多是关于读书。

我同她说起新边塞派作家周涛及他的作品和影响力。我们一起谈到迟子建的《额尔齐斯河右岸》，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，刘亮成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和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《本巴》。我们共同读王晨的《麋鹿》。

我们给学生推荐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与学生一同阅读。谈论起《平凡的世界》里面的人物。印象深的就是孙少安、贺秀莲、孙少平、田晓霞、润叶、孙少安的姐夫王满银等人物。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他们的爱情，他们坚忍不拔的生活态度。有的说孙少安的人生比较完美，有的说贺秀莲爱得执着。还有说润叶和少安就是一种缺憾的美。有的说孙少安再努力一点，就能把润叶追上。还有的说我如果能找到像少安这样的人做伴侣就知足了。

一位英语老师听大家在谈论读书的不同感受时说：“我是最不爱看书的，听你们在谈论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也借给我看看呗。”她看完后说喜欢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。有优美的环境描写，深刻的人生感悟。还进行了摘录：“没有爱情，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，爱情啊！它使荒凉变为繁荣，平庸变为伟大；使死去的复活，活着的闪闪发光。即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，不尽的折磨，象冰霜般严厉，烈火般烤灼，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；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，神秘和不可思议。”“多好的夜晚，即使没有月亮，心中也是一片皎洁。”她调侃道：“你们让周围的人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。我一个‘莽夫’，也跟你们一起读书了。”

这位英语老师在网上又买了德国作家赫尔曼·黑塞的作品《悉达多》，并在办公室里传看。大家读完后从多角度谈论书中描写的对人生的追求、信仰、对爱情、亲情、爱情的态度。

我把喜欢读书的中职学生，推荐给奇台县丝路古城读书社。每月都会开展读书活动，我有时间就去参加。我鼓励她们，多读多写。有些学生还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。

我读王晨的作品《麋鹿》的时候，结合电视剧《塞上风云》里面的地名、场景来理解。我读《京华烟云》时，边看同名电视剧边读书。比较他们的异同。

我每天要读一篇文章，每天要与文字见面。闲暇的时间让文字拨动心灵的琴弦，奏出和谐、舒缓、意境优美的旋律。

## 在地坛读书

□ 冯向梅

深秋的傍晚，百无聊赖地赋闲在家，天空阴沉沉，房间冷嗖嗖。这种时候是最适合喝酒、睡觉的，喝酒就算了，还是钻被窝吧，躺被窝看书是一种享受，看一本好书更是极好的享受。我随手从床头柜上拿起了一本《我与地坛》。

打开灰色封面，扉页上就是史铁生老师的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他穿着朴素，坐在椅子上，咧嘴笑着，黑框眼镜后面那双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头顶上的发际线提示着这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不知怎么，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觉得很熟悉、很亲切，他就像邻家的大哥，认识了好多年似的。

手捧《我与地坛》，尽管已做好了擦拭眼泪的准备，但怎么也没想到，开篇就让我泪奔。“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，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。这样一个母亲，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。”这是史老师的反省，也是他对母亲的独白。看着这些文字，仿佛看到了一位母亲在园子里徘徊，东张西望，寻找她孩子的情景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天下的母亲何其相似，我的母亲亦是这样一位母亲。母亲自责了一辈子，认为她没有看护好幼小的我，而造成我的眼睛永久受伤，她常常爱怜地对我说：“如果科学技术发达了，眼睛能够移植，我愿把我的眼睛换给你。”在看到史老师这段文字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儿女的不幸在母亲那儿都要加倍的，尽管母亲已离开我二十多年了。

沿着史老师轮椅的车辙，他带我走进了那个荒芜的园子——地坛，走遍园子里的角角落落，“认识”了包括史老师在内的若干游人。史老师很善讲这样一个宁静的好去处，他觉得这是“上帝的苦心安排”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圣地。在这个安静的园子里，史老师疗伤、思考，想清楚了很多事，并且迫不及待地爱上了写作，“我为写作而活下来。”写作让他忙碌起来，写作让他觉得自己是有用的，写作让他知道自己是活着的，写作带给他快乐。自此，北京地坛就藏在了我心里。

2023年金秋十月，我终于要秋游北京了。临行前我把《我与地坛》放进了行李箱，还特意带上了一条红裙子。北京的三位朋友是我的发小、同学，现在还是书友，虽然新疆与北京相距遥远，但我们每天读书打卡，一直坚持了几年。她们仨知道我此次进京的主要目的，一是看红叶，二是去地坛。恰逢那年双春年，本应十月底漫山遍野的红叶姗姗来迟，未能一睹。怎样让地坛之约印象深刻，又具有纪念意义，就成了北京之行的首要任务。原本年轻时就是文艺女青年的四位中年女人绞尽脑汁，精心谋划，最后决定在地坛举办一场朗读会。《我与地坛》的朗读会，主角是我，为我了却一桩心愿。

记得那天天气微凉有风，站在地坛公园的门口，身着红裙子的我虽有点瑟瑟发抖，却心潮澎湃，我将《我与地坛》紧紧地揽在胸前，缓步走进这座园子，好似走进一本书里，脑海中浮现出史铁生在书中提到的那些树、石头和人。虽是第一次来地坛，却一点儿也不陌生，史铁生、地坛与我，就像是久未谋面的老朋友，我来看望老朋友了。徜徉在园中，寻找史老师的足迹，找寻我的精神家园。

园子不大，转了一圈之后，我们选择相对安静的一隅，三位朋友立刻进入角色，有当导演的，有摄像录音的，还有拍照的，我则坐在一条长椅上，缓缓打开《我与地坛》深情地朗读了一段，恰在此时，不远处的一位中年男人吹起了萨克斯，舒缓、悠扬的音乐好似为我伴奏……